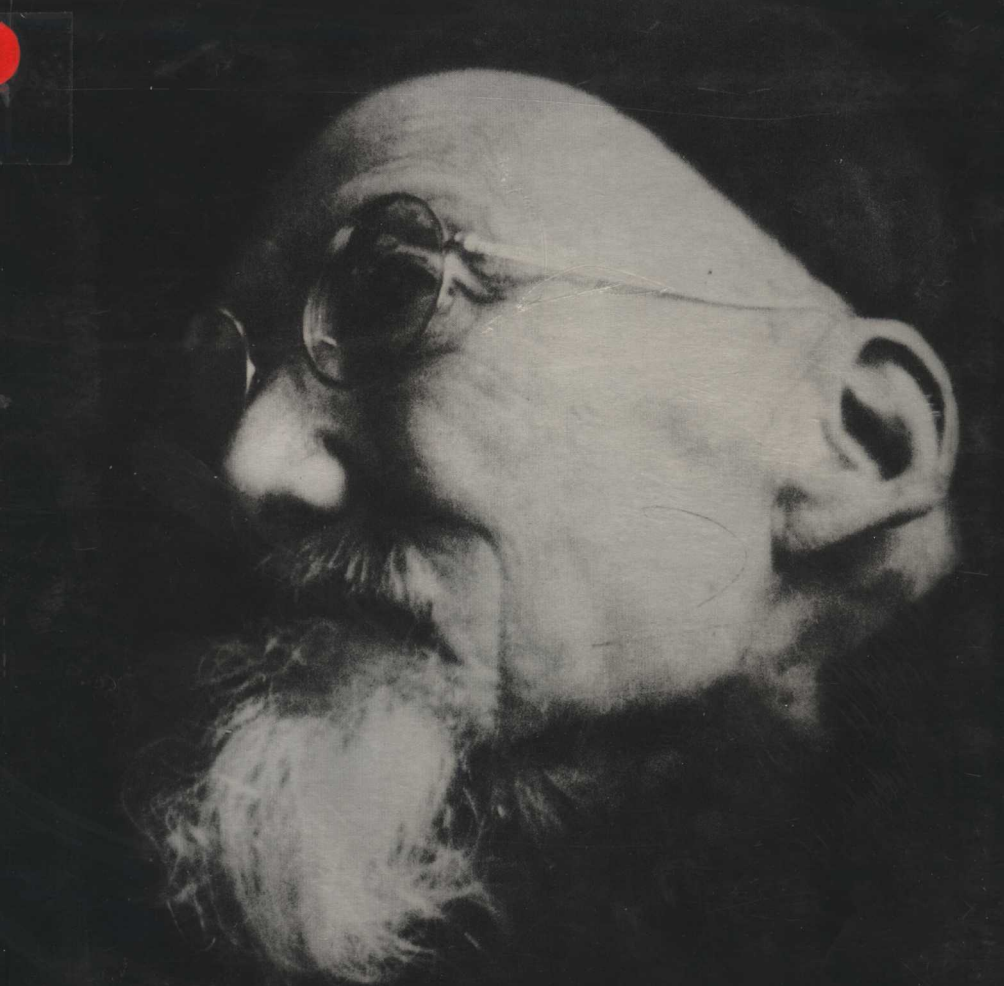




黃賓虹年譜

王中秀 編著

◎ 上海書畫出版社



黃賓虹年譜

王中秀
編

上海書畫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黃賓虹年譜/王中秀編著.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5.6

ISBN 7-80672-936-4

I. 黃... II. 王... III. 黃賓虹(1865~1955)—
年譜 IV. K825.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58687 號
.....

責任編輯 茅子良

封面設計 楊關麟

技術編輯 楊關麟

黃賓虹年譜 王中秀 編著

◎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發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號

郵編: 200050

網址: www.duoyunxuan-sh.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上海麗佳製版印刷有限公司製版

上海精英彩色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3 字數: 880 千字

印數: 1-3,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2-936-4/J·849

定價: 78.00 元

謹以本書

紀念黃賓虹先生誕辰一百四十週年

序

姚惜抱之論詩文，必其五十年後，方有真評，一時之恩怨而毀譽隨之者，實不足憑。至五十年後，私交泯滅，論古者莫不實事求是，無少迴護。唯畫亦然。其一時之名利不足喜者（以）此也。

——黃賓虹《賓虹畫語》（1923年）

在研究近現代中國繪畫史方面，關於黃賓虹先生的年譜傳記數量最為可觀。從國內外的出版物看，介紹黃賓虹的藝術與生平，成為美術界和學術界的關注點之一。《黃賓虹年譜》之所以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編下去，從商業的角度講，恰好與黃賓虹藝術作品在市場上的行情相呼應。面對近年來藝術品拍賣中黃賓虹作品價格的高昂勢頭，人們自然要思考其內在的價值，希望看清市場價格與作品價值之間的實際距離，從而作出實事求是的估量。從藝術的角度講，我們一定不會忘記，但凡有價值的繪畫並不是因為其出名才偉大，而是因為其偉大才出名。因此，當我們超越一時一地的市場因素，回到黃賓虹的藝術作品，就不會把他孤立地作為一個“畫家”，而是通過“知人論畫”，將他所創作的藝術作品、所形成的藝術觀念，放在近現代風雲激盪的百年歷史中，放在中國和世界的藝術發展史中，進行客觀的比較和分析，以把握其真實的意義和內在的價值。

“知人論事”是中國譜牒學的學術精華所在。要發揚這一精華，對藝術史研究有所貢獻，有兩個條件是非常基本的。第一是“知人”，要求編者熟諳譜主的文獻（包括文字與圖像），以把握譜主在藝術史上的承先啓後的關係；第二是“論事”，要求編者對這些文獻所提示的藝術史的問題有高度的敏感，以提示譜主藝術創作成就的來龍去脈。

就“知人”一面而言，編寫《黃賓虹年譜》客觀上充滿了挑戰性。譜主九十年的一生經歷了波瀾起伏的歷史變化，從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到中華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閱歷之豐富，近現代繪畫史上鮮有其比。要掌握譜主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生活和藝術的第一手資料，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雖然譜主所存的所有文稿、藝術作品和收藏品身後由其家屬捐贈給浙江省博物館，為展開系統的研究工作，準備了理想的條件。但由於歷史的原因，這一寶貴的文獻資源在博物館沉寂了近三十年，才開始得到全面的整理。與此同時，國內外近現代中國畫史研究者，特別是1985年成立的“黃賓虹研究會”，陸續將包括浙江省博物館收藏在內的關於黃賓虹的各種文獻整理發表，形成了一個新的學術氛圍，來認識黃賓虹的藝術世界及其產生的時代。

現已有的幾種《黃賓虹年譜》，都在不同程度上提供給讀者第一手的原始文獻，而在這方面，本譜編撰者王中秀先生更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作為資深的美術編輯，中秀先生以浙江省博物館的黃賓虹捐贈文獻為本源，再綜合海內外公私藏家所藏的黃賓虹文獻，以整整十年的時間，先後負責編輯了《黃賓虹畫集》、《黃賓虹扶微畫集》和《黃賓虹文集》凡三部

大型文獻集。在這期間，編撰者和譜主的家屬、弟子、生前友好及國內外同行進行了廣泛的聯絡，獲得了大量珍貴的口述資料。編撰者將有關於譜主生平藝術的實物文獻和調查所得，分門別類地進行比較和分析，尋繹出譜主思想和藝術的衍變脈絡。在文字方面，六卷本《黃賓虹文集》，則將譜主在大半個世紀中留下的思想踪跡，分“書畫”、“題跋”、“詩詞”、“金石”、“譯述”、“鑒藏”、“雜著”、“書信”諸編，逐一校點，按時序編排出版。它的問世，不僅將現存所知的譜主著作基本囊括，而且成為其中的善本。這樣堅實的第一手文獻基礎，保證了其編輯成果在學術上的“不可替代性”。而且，這項“竭澤而漁”式的整理工作，在《黃賓虹文集》出版之後還在繼續進行。這部《黃賓虹年譜》中新添的譜主佚文和書信就是證明。在圖像方面，已經出版的諸多譜主畫冊中，《黃賓虹扶微畫集》顯然是深化對其繪畫風格的重要步驟，成為啟迪讀者思路的新的途徑。正是在這些學術成果的綜合水平上，讀者可以藉這部新《黃賓虹年譜》更全面地接近譜主，利用最豐富的原始資料來認識其波瀾起伏的一生。

歷史學家是人類的記憶器官。本譜編者以自覺的批判意識，在敘述譜主生平時，堅持實事求是。由于史料資源的豐富，使編撰者有可能對譜主本人和以後各家所編年譜中的史實，展開大量去偽存真、去蕪取精的甄選工作。其中，編撰者開始在《黃賓虹文集》“附錄”中發表了《黃賓虹著作疑難問題考辨》，後又在《榮寶齋》期刊上連載《黃賓虹十事考》，逐個地揭示譜主傳記中一些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這些考證，既不為尊者諱，也不盲從前人陳說，同時又不輕易否定既有說法的實際價值。整個系列，猶如老獄探案，情節環環相扣，將盤繞在譜主身上的非真實的歷史迷霧一一驅除，令人耳目一新。在新編《黃賓虹年譜》中，這類內容必定會激發讀者去進一步澄清譜主在藝術發展過程中承先啓後的真實歷史狀況。

在“論事”一面來講，《黃賓虹年譜》客觀上向編撰者提出了更高層面的要求。藝術史的譜牒學不同于一般歷史學之處，在于要求梳理譜主提出、思考和解決藝術問題的過程，進而把握其在藝術創作和意識觀念方面所達到的高度及其源流。黃賓虹是一位用形象來創造其藝術世界的歷史人物。因此，對其一生，就不能不環繞着人類在視覺藝術領域面臨的問題，來評估其藝術境界之高下。就此而言，國內敘述中國畫家生平的所有譜錄中，尚未看到有像中秀先生如此富于自覺的意識。這主要體現在編撰者藝術觸角的敏銳性和學術視野的廣闊性方面，以反映譜主在繪畫藝術發展本身所取得的成就。

對於前者，編撰者特別拈出譜主在視覺感知方面的階段性變化，幫助說明其個人風格語言的衍變過程。從考辨譜主 1891 年頃造訪畫師鄭珊得“實處易、虛處難”六字訣的史實，到分析 1929 年 7 月 1 日譜主發表《虛與實》一文與此前《賓虹論畫》殘稿的關係，再到 1934 年 1 月 30 日刊出《論中國藝術之將來》演講稿，引申到《賓虹論畫》殘稿和《虛與實》的第二個版本，這就是黃賓虹營構中國畫論的現代版《畫法要旨》”。這是極有見地的歷史重構。因為就在這“現代版”中，譜主給古往今來的繪畫釐定了“文人畫、名家畫、大家畫”三個層面，成為其古稀之年“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標志。更進一步，編撰者聯繫到一年後譜主之友、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和另九位教授發表的中國文化本位宣言的重大事件，並“將視綫轉回到黃賓虹在中國畫領域所說所做的”，提醒讀者留意：“中國本位的畫論重整不是回歸，不是拒絕，也不是復古，而是傅雷所說的‘再生’。”順着這樣的文脈，《黃賓虹年譜》使譜主的繪畫理念躍然紙上。接着，到 1943 年傅雷為譜主籌辦個人畫展之時，編撰者又徵引兩人的往來

書信，揭示其所涵蓋的中國畫畫理最重要的命題，“即中國畫的現代再生”。而譜主晚年的繪畫創作，正是這一“再生”的象徵。

對於後者，編撰者努力編織起一張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網，從譜主和藝術界、學術界和文物古玩界中外同人的交往，幫助認識其在近現代國際化的新環境堅持和弘揚國學精華的意義所在。在這部年譜中，編撰者通過譜主多姿多彩的傳統繪畫實踐，從編輯出版、定潤鬻畫、賑濟救災、創辦實業、參加各種畫展、經營古玩字畫、組織書畫社團、教授美術課程、負責故宮審畫，諸如此類，反映出近現代畫家大多不再像是舊式書齋的產物，而是文化市場和社會運作的有機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編撰者梳理出了譜主和歐美、日本的畫家、美術史家和畫商之間長達近半個世紀的交往，為更全面地研究譜主的藝術衍變，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通過這樣言之有物的“知人論畫”，讀者可以體會到歷史的上下文對於認識藝術家及其作品的重要意義。在這裏，中秀先生的《黃賓虹年譜》將動搖中國傳統藝術史學中的一些俗套。其中，明清以來對前代和當代繪畫評選“四大家”之類的做法，就很值得懷疑。它像人們從各地大自然名勝中圈點出“十景”一樣，使之“風景如畫”。對這種“十景病”，文學界早已有深刻的反省。而對“四家說”，藝術史界似乎還在津津樂道，尤其當它被照搬到近現代畫史上。這樣的圈定法，放在一個開放的時代和開放的社會來認識中國二十世紀繪畫，除了商業操作上的需要，則已經失去了學術上的意義。因為它祇需要所謂的“權威”做個簡單的表態，就可以把複雜萬端的歷史加以“定量”。從中秀先生十年如一日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對近現代中國畫史研究有大的突破，必須放棄那種表態式的泛泛之論。與之相關的許多流行的概念，也將會在學術的批評傳統中得到糾正。可以斷言，新編《黃賓虹年譜》將對扭轉藝術史學界“疏空”的學風，產生積極的影響。

藝術的永恒價值是歷史檢驗的結果。一個能經得起歷史風浪的人才能顯出其英雄的本色。概言之，新編《黃賓虹年譜》最可貴之處，是以第一手史料文獻和一系列重大的藝術史問題讓譜主及其同時代人自己說話，將成為認識和研究黃賓虹及其藝術和中國近現代藝術史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在引錄一篇題為《略有瑕疵的黃賓虹》的舊評後，編者加了一段意味深長的按語。“這是一篇罕見的直言批判黃賓虹繪畫的文章，發表於1947年的《藝術論壇》創刊號現代藝術論專號上。文章前半部分頗多不實之辭，有目共睹，姑且勿論。其後半部分的批判卻頗具有代表性，同一作品，在具有不同審美意識和藝術涵養的人心目中，其評價居然可以相去如許懸殊（可參讀同年傅雷論書畫），真是中國現代畫壇不可多得的文獻。就施鵬翀而言這不能歸咎於個人恩怨，而純粹是個學術問題。”由這段按語，我們想到治藝術史所應該遵守的原則，即本序題記所引1923年《賓虹畫語》中強調的信念。可以這樣說，在距離譜主去世即將五十年之際，王中秀先生以其默默無聞的辛勤耕耘，在《黃賓虹年譜》中體現了譜主古今貫通的崇高學術理想。而這種客觀的歷史精神，標志着黃賓虹研究和二十一世紀中國美術研究新階段的開始。

洪再新

2003年10月于北京

凡 例

一 譜主生于陰曆乙丑子時，時未立春，生前題識計歲循舊俗，以出生之時為二歲，本譜從之。

二 本譜以譜主生平、交游與學術為主線，凡徵引譜主著述與書信詳略均以此為準則。

三 本譜以文獻材料為依據，譜主自述為參照，兼及其他親友回憶，凡事涉歧出，酌加考辨，以存歷史之真。

四 本譜徵引文獻時，盡可能保持其完整，並註明作者姓名（或筆名）、文目以及刊載圖書報刊名稱與日期，以省閱者搜尋之勞。

五 本譜徵引譜主親友書信大都錄自原件或影印件，或出于譜主捐獻，或出于私家收藏，恕不一一註明。

六 譜主已有年譜數種行世，本譜採擇時，以文獻載錄未見而又事關重要者為原則。凡同一事見于數譜者，擇其編撰時間較早者。為避行文冗雜，汪己文《黃賓虹年譜初稿》簡稱“汪譜”，王伯敏、汪己文《黃賓虹年譜》簡稱“王譜”，裘柱常《黃賓虹傳記年譜合編》簡稱“裘譜”，趙志鈞《畫家黃賓虹年譜》簡稱“趙譜”。

七 譜主交游廣泛，囿于編者所見不廣、搜集不周，或已有記載而難稽年月，或事出有因而查無實據，未能一一備載，閱者鑒之。

八 譜主一生著作宏富，本譜僅擇與譜主生平和學術有關者闡入，除新發現佚文已闡入本譜外，其餘可參見《黃賓虹文集·黃賓虹詩文著作繫系》。

九 凡有關歧異考辨，以及譜主藝術思想演繹脈絡之梳理辨析，均闡入“存考”一項，存之以質諸高明。

一〇 梁任公編纂《朱舜水年譜》附以“譜後”，以為非此“不能成佳作”。本譜譜主身後尚有諸多雲遮霧繞之事有待澄清，故捨之。

一一 本譜附有圖版，收入譜主生活工作照片，以及與本譜主相關的文獻資料，相當部分係首次發表，其中有涉及受國際版權保護者已于圖下標明，未經海外收藏單位授權，嚴禁轉載，違者法律責任自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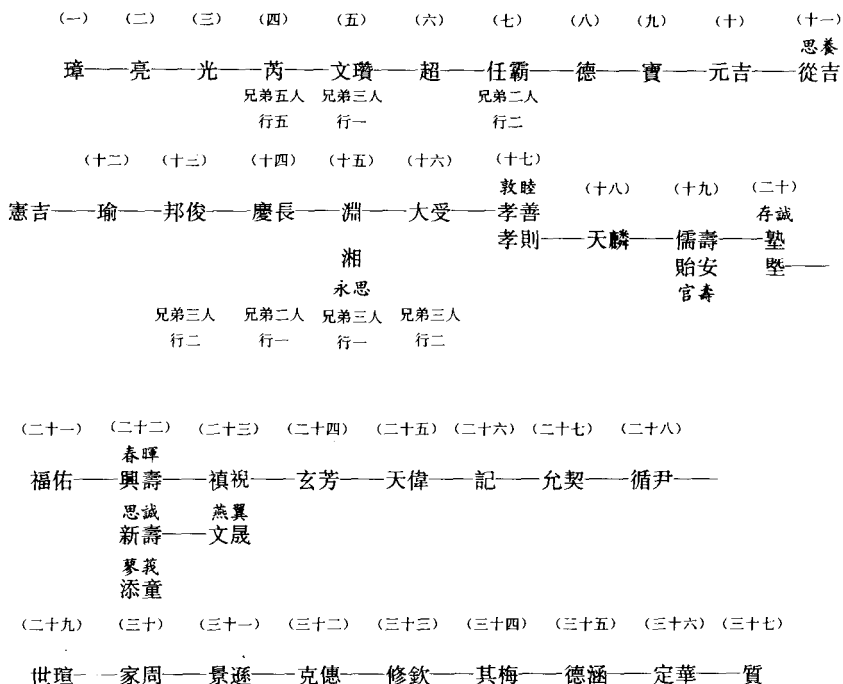
一二 本譜徵引之舊文獻與往來書信甚夥，其作者不一，行文習慣又各異，徵引時一般不作文字規範處理，閱者鑒之。字殘缺不明處以□代替。

一三 本譜徵引文獻資料，引號裏面尚要用引號及再三用引號時，外面一層用雙引號，裏面一層用單引號，再裏面一層以活體字處理。

一四 為讀者檢索方便，本譜附以《近現代人名筆畫索引》，收入與譜主有直接交往者及所錄文獻涉及之同時代人物、外國人士，凡二千七百餘人，少數人物作互見處理。

黃寶虹家世

東漢時祖諱香，代居江夏，是爲江夏始祖；傳若干世，至晉元帝時，祖諱積字符集，守新安，是爲新安一世祖；傳二十世，至祖諱璋，遷黃屯，是爲潭渡一世祖。



(潭渡黃氏族分八門，楷體小字爲堂名)

(汪世清編製)

目 次

序	洪再新	1—3
---------	-----	-----

凡例

黃賓虹家世

黃賓虹年譜	1—562
-------------	-------

後記	王中秀	563—565
----------	-----	---------

主要參考書目	566—567
--------------	---------

近現代人物筆畫索引	569—612
-----------------	---------

公元 1865 年 清穆宗同治四年 乙丑 二歲

1 月 27 日，陰曆甲子、乙丑之交正月元旦子時，生于浙江金華縣城西之鐵嶺頭，距立春尚有十餘日，循舊俗，墮地即爲二歲。

《自撰年譜稿》：“余降生于前清同治三年，歲次乙丑，正月子時，因未立春，星命家以爲甲子年、丁丑月、丁酉日、庚子時。先是父大人奉余祖母程（按：爲‘潘’之誤）避兵，由歙西潭渡至浙東金華縣南五十里白砂嶺。祖母程（按：同爲‘潘’之誤）歿，殯于裏鄭村之白砂寺。是年太平軍南京失守，江南各處人民入都市，我家遷移縣城之西鐵嶺頭。有雙溪水環城合流爲澱水，水名載《水經注》，後獲一字古玉印，作《釋澱篇》，存《古印文字考》，未梓行，即余降生之地，因名其堂曰‘穀玉’。”

《八十感言》詩：“吾生乙丑年，莫算猶甲子。受天知春遲，墮地得歲始。”

《九十自述》：“余誕生于同治三年之冬，實乙丑正月朔，距立春尚先十餘日，應增一歲計也。”

自用印印文之一：“甲子年乙丑元旦生。”

自用印印文之二：“生于甲子。”

初名懋質，一名元吉，後改名質，字樸存，亦作朴丞、朴人，初號濱虹，民國丁戊間，改字賓虹，遂以字行。

黃氏家譜：“黃懋質，一名元吉，後改名質，字樸存。”

《八十自叙》：“賓虹學人，原名質，字樸存。江南歙縣籍，祖居潭渡村，有濱虹亭最勝，在黃山之豐樂溪上，國變後改今名。”

《自撰生平簡述》：“黃賓虹，原名質，字樸存，別號虹叟，祖籍江南歙縣之潭渡村，有豐樂溪自黃山來，環村居，舊建濱虹亭最著勝，因號濱虹。”

按：黃賓虹兄弟爲“懋”字輩，按年齡順序爲懋質、懋慶、懋貢、懋贊，然而金華裏鄭祖母潘氏墓碑碑文中，均署名單：質、慶、貢、贊，黃賓虹自述文字中稱諸弟亦均循此。

時祖父德涵卒十九年。

《歙潭渡黃氏先德錄》：“先祖府君，諱德涵，字孟輝。……先祖生乾隆癸丑，卒于道光丙午。”

祖母潘氏卒三年。

父定華年三十五歲。

《歙潭渡黃氏先德錄》：“先考府君諱定華，字定三，號鞠如，後以字行。清太學生。兄弟五人，行居三。幼值家艱，恒忍饑勵學，志氣不凡。外祖汪籙扶先生，時教授里中，一見遂異之，以愛女歸府君，即先妣汪孀人也。府君年十四，習賈浙東之婺州。既冠，克自樹立，然諸

不苟，往來吳越，人皆信服。咸豐八年，太平軍將陷杭州，徽婺幾隔絕。時先王父既歿，先妣汪亦早逝，唯先王母潘孺人里居，立之、元慶兩伯兄年俱幼。府君出多金遣迎先王母暨兩伯兄至婺，避兵于郡南之裏鄭。未幾，先王母棄世，卜葬其村之萬羅山，撫育兩伯兄成人，繼娶先妣方孺人，婺之望族也。喪亂既平，府君經營商務，業益拓，境益亨。”

又：“府君生平多方善斷，性伉直，重交與，心口如一，居無私蓄。凡于義舉，及周人緩急，無不慷慨。如捐金助興金陵歙館，獨立建貽安堂祖龕，倡修春輝堂，昭昭在人耳目。里中三元橋，兵燹殘壞，曾倡輸百金，重加修葺，惜當日無董其成者，事中止。”

又：“府君工擘窠大書，晚歲尤喜作畫，寫竹日可數十紙。又畫梅，繁枝叢萼，自擬王元章、揚補之，橫墨飛翰，積楮盈篋，不以示人。”

生母方氏年二十三歲。

贅語：從歷史長河來看，譜主生于十九世紀中葉。這是一個奇異的年代，一個充滿了“轉折”和“語言轉向”的年代。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清政府戰敗，簽訂中英馬關條約為標誌，中國社會跌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境地，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帷幕。1851年崛起于東南一隅的太平天國，十餘年間橫掃大清半壁江山，并于1861年攻佔金華府城，由于農民起義的歷史局限性，譜主誕生的前一年的7月19日天京失守，誕生的翌日，攻佔金華府城并以之為大本營的侍王李世賢有意向清軍投誠，以後雖轉戰江南達一年又七個月之久，1866年的8月19日被刺身亡。一切似乎回歸于正常，然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勢，使這種“正常”失去了常態。1843年11月17日，上海開埠，這個彈丸之地的松江府下轄的小縣城，迅速崛起為亞洲第一大商埠。大商埠的副產品，便是一個以商品經濟為依託的新型畫壇——海上畫壇誕生了。一度藉助碑學興起而導向以金石書法美學滲入畫學的、被譜主晚年稱為“道咸畫學中興”的崇尚內在美的勢頭被打壓下去，那些與劉熙載論書法“內在美”的“大善不飾”、“不工者，工之極”有着共同審美語言的畫家，讓位于順勢而興的以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所謂經濟型“海派”畫家。而萬里之外的歐洲，法國巴比松畫派的畫家開始走出幽暗的畫室，到陽光明媚的大自然中尋找靈感，催生了新一代畫家。這新一代畫家採納了光學色彩學的新成果，繼續沿着巴比松畫派開闢的道路向縱深走去。他們就是1874年4月15日在巴黎開幕的第一屆印象派畫展的畫家。印象派的誕生，預示着藝術擺脫情節與物象、追求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進程即將開端。這，被史論家稱作為藝術的“語言轉向”。而在中國大地，以金石學為依託的道咸畫家逐漸凋零，商品經濟主宰着的畫壇變本加厲地凸現了清代“四王”畫風的弊端，使中國畫面臨着生死抉擇……這是一個要麼毀滅要麼再生的年代，一個呼喚、造就巨人的時代。

公元1866年 清穆宗同治五年 丙寅 三歲

二弟賡(1866—1919)生。譜諱懋賡，又名元昌，字仲方，一字仲芳。

遷居縣城玉泉庵後興讓坊，旋遷巷西蔣氏宅前通街。

《自撰年譜》稿：“丙寅，二弟生。遷居邑城玉泉庵後興讓坊，庵鄰蓮花井。蔣憲章伯，年七十，家居恒生醬園，其婿金志甫（城），其族弟廷烈伯，居西市街恒和布店，住其家。余家又遷巷西蔣氏宅前通街，父大人設廣達布總號，屋宇數十間，甚寬敞。父執程詩廣設廣和莊，今震旦先生，其嗣也。余在襁褓中，時隨父母至其家，生母哺余乳，兄弟姊姐同遊戲。有蔣蓮芝姊，長余一歲，將議婚，未果，殤年僅十歲。”

受庭訓。

《自撰年譜》稿：“余年三歲，受庭訓。”

《歙潭渡黃氏先德錄》：“余于兄弟中，行居長，府君常親督教之。”

公元 1867 年 清穆宗同治六年 丁卯 四歲

始習畫，有悟性。

王譜：“父鞠如捉先生手腕，令畫梅花枝幹竹葉，淋漓滿紙，乃笑語親友云：‘此兒有悟性，可以習繪畫。’”

公元 1868 年 清穆宗同治七年 戊辰 五歲

家塾聘邵賦清授四子書，父鞠如且親自督教，能好問。

《歙潭渡黃氏先德錄》：“當粗識之無，欲以‘掌’字請，府君笑曰：‘當爲汝言六書之學。’余讀許氏《說文》，庭訓也。”

《識字一首》：“曩余秉庭詔，爪掌識會意。賜資襁負中，嬉笑得餅餌。”

公元 1869 年 清穆宗同治八年 己巳 六歲

地方不靖，隨父避亂至金華山，居羅店，延師啓蒙。課暇，喜觀圖畫，仿效塗抹，尤好問畫理畫法，從蕭山畫師倪逸甫處得聞“當如作字法，筆筆宜分明”畫訓。

汪譜：“先生七歲，在羅店。”

《康熙金華府志》：“金華山，府城北二十里，一名長山，發脈自東陽之大盆山，迤邐至此，橫亘金華、蘭溪、義烏、浦江之境，周三百六十里，山嶺雙巒對壘，曰玉壺，曰金壺，中有湖名徐公壺，水分兩脈而下，其瀉乎山之陽者，由山橋而達于溪，其注乎山之陰者，由鹿田而入于

洞，盆中飛瀑瀉出，若玉虹下飲，注爲赤松澗，即黃初平兄弟登仙處。山之前爲山橋，兩崖對峙，高數百仞，溪流折旋，其中爲瀑爲湍，有石橫跨其上，故山以橋名。自此過脈至芙蓉峯，郡之主峯也。”

又：“赤松山，縣北十五里，一名卧陽山，即黃初平叱石處，其山往往白石錯落如羣羊散牧。初平號赤松子，故山以是名，後人爲立祠名赤松宮。”

《舒國華氏輯金華北山古詩選後跋》：“余憶髫齡讀書金華山，自赤松宮登北山，訪黃初平叱石成羊處，循山麓行，經智者寺，觀陸放翁所書自作詩石刻；至鹿田，游昭真、雙龍、冰壺三洞。時冰壺洞爲沙石淹沒，形勢最窪下，未得入；次高爲雙龍，龍被俗人鑿毀其一首，猶蜿蜒飛動，隱約巖石間，鐘乳滴瀝衣袖，聞水聲潺潺，流入溪澗矣；昭真最高，幽冥當秉炬，可深入數里。後數十年重游此地，行徑開闢，泉流疏濬，已容小舟，俯首匍匐行，遂一探其勝；老友蔣蓮僧題‘山靈知己’四字，贈黃時雄以志之。”

《八十自述》：“幼年六七歲，隨先君寓浙東，因避洪楊之亂至金華山。家塾延蒙師，課讀之暇，見有圖畫，必細意觀覽。先君喜古今書籍書畫，侍側常聽之，記之心目，輒爲仿效塗抹，遇能畫者，必訪問窮究其理法。時有蕭山倪丈炳烈善畫，其从子淦，七歲即能畫人物花鳥。其父倪翁，忘其名，常携至余家。觀其所作畫，心喜之而勿善也，意作畫不應如是之易，以其粗率，不假思索耳。其父年近六旬，每論畫理，言作畫必先懸紙于壁上而熟視之，明日往觀，坐必移時，如是三日，而後落筆。余從旁竊笑，以爲此翁道氣太過，好欺人。請益于先君，詔之曰：‘兒知王勃腹稿乎？’因知古人文章書畫，皆貴胸有成竹，未可枝枝節節爲之也。翌日，倪翁至，叩以畫法，不答。堅請，乃曰：‘當如作字法，筆筆宜分明，方不至爲畫匠也。’余謹受教而退。再叩以作書之法，故難之，強而後可。聞其議論，明昧參半，遵守其所指示，行之年餘，不敢懈怠。倪翁不常至，余唯檢家中所藏古書畫，時時觀玩之。家有白石翁畫冊，所作山水，筆筆分明，學之數年不間斷。”

王伯敏《卓越的山水畫家黃賓虹》：“黃賓虹先生父親有知友倪逸甫，頗有才華，工詩善畫，然爲人却甚傲慢，先生與其弟前往請教，倪先生看他們年輕，往往笑而不理。可是先生求知心切，曾想盡方法要獲得這位前輩的指教。有一次，倪先生來，適先生父親外出，先生與其弟便苦留了他，並拿出一年來通過倪先生的兒子的幫助，暗中在倪家抄得的《逸甫論畫》一大帙，苦求請教。就這樣，感動了這位傲慢的前輩先生，從此，倪先生便將學畫的方法作了系統的講述。”

隨業師李灼先、李詠棠游金華北山三洞，住憩園讀其藏書。

汪譜：“隨李灼先、李詠棠游金華北山三洞，住憩園讀其藏書（見先生九十歲作山水畫贈李挺宜題跋）。按：憩園是李灼先讀書處。”

《九十雜述》：“訪憩園，所居有獅山、龍洞之水流，居人多時蘭蕙、栽佛手爲業。因游鹿田村，探金華三洞，經智者寺，觀陸放翁碑，繞北山，游赤松宮，觀黃初平叱石成羊處，別有圖記。”

存考：讀書金華山，汪譜系于1870年黃賓虹七歲時。云“先生七歲，在羅店”，同時將李灼先、李詠棠同學的事也繫于該年：“從李國樞（灼先）、李國棠（詠棠）學文詞書畫（見先生題畫款識）。”按：先生九十歲作畫贈李國樞之孫李挺宜題跋中有“余憶髫齡從令先祖貢士公昆

季兩業師讀書郡齋，得聞漢、宋諸儒訓詁性理之學，兼習文詞書畫’云。”汪譜如此繁年，可能出于對黃賓虹一再說的“髫齡”一詞以及自述“六七歲”的推衍，然而不知“在羅店”有何依據。羅店是金華縣所轄的很大的一個村邑，距金華三洞不遠。金華趙依羣先生在羅店民居的門牆上發現了李灼先的遺蹟，筆者曾隨趙先生前往探訪，門楣及內牆上李灼先所繪山水畫，水平雖平平，却是汪譜記述的一個實證：黃賓虹六七歲時曾在羅店從李灼先、李詠棠昆仲學文詞書畫。然而隨李灼先游三洞及住憩園讀李氏藏書之事，汪譜繫于 1880 年條，也不知何據。憩園有“獅山、龍洞之水流”，故址很可能就在羅店。由于缺乏李灼先更多的可資參照的材料，要梳理這一段髫齡時段的舊事而不失真，是不現實的。本譜從黃賓虹自述“六七歲，隨先君寓浙東，因避洪楊之亂至金華山”，一併繫于本年待考。

公元 1870 年 清穆宗同治九年 庚午 七歲

三弟貢(1870—1919)生。譜諱懋貢，字元清，號廉叔。

《歙潭渡黃氏先德錄》：“三弟諱贛(古‘貢’字)，字元清，號廉叔，行第三，余之胞弟也。性孝謹，先意承旨，恒得父母歡，先考妣鍾愛之。友于兄弟，事余篤敬。”

仍從邵賦清習四子書。稍能檢閱《字彙》，粗知形、聲、誼，識字千餘。

《自撰年譜》稿：“庚午，余三弟生。前聘湯溪邵賦清師，年六十餘，為余童子師。家塾藏有《字彙》等，稍稍能檢閱，粗知字有形、聲、誼，能好問。”

《九十雜述》：“我年七歲，識字千餘，從蒙師讀四子書。”

習畫甚勤奮，每天習畫兩小時，終生不渝。

《夏承燾集·天風閣學詞日記》1950 年 9 月 4 日條：“午後持貞晦函詣黃賓老，賓老允作畫壽七十。聽其談學畫經歷，謂兒時避亂金華，其尊人菊(鞠)如先生，以集資來往金華、蘇州販布起家，延金華黃梅溪(濟川)教賓老。賓老六七歲時，即每晨學畫兩小時，迄今八十年不廢。謂作家教徒學畫，先人物，次花鳥，後山水。文人畫，則以習書之餘習蘭竹。又謂磨墨向裏作圈為順法，似二王書；向外為逆法，似隸書草章。”

公元 1871 年 清穆宗同治十年 辛未 八歲

四弟贊(1871—1952)生。譜諱懋贊，一名元秀，字晉新。

族侄黃崇惺，字次蓀，由庶吉士分發福建歸化知縣，道經金華，館塾中，為訂課程。隨父陪同游覽金華八詠樓，次蓀指問林中紅葉，乃以唐詩

對；又問草蟲，答以蚱蜢；又問可知蚱蜢爲舴艋之諧音，答以小舟，象形也。次蓀稱奇。抵閩中歸化縣後，爲薦歙程健行來金華黃氏家塾教授，并自閩中郵寄自著《勸學贅言》、《鳳山筆記》，以及重訂《潭渡雜志》等書供研習。

《自撰年譜》稿：“辛未，四弟生。歙潭渡族次蓀太史崇惺以（按：原稿破殘，應爲‘咸豐辛亥浙榜’）入翰林，是年黃山豐樂水流域十里中，同榜者爲鄭成章、汪運鑰、洪鑣。次蓀太史來浙至金華，館余家塾中，爲訂課程。游八詠樓，余見□□□（按：原稿不清，疑爲米萬鍾）詩石刻，能成誦。抵閩，嘗以所著寄贈，有重訂《潭渡瑣志》，知種族自江夏來，始于東晉。詳余所著《先德錄》。”

《自述稿》：“次蓀太史宦閩中，道經金衢，行宿家塾，出重刻祖族鳳六山人呂（白山公之嗣也）所撰《潭渡雜志》，工詩文，善書畫，精篆刻，汪詒弇《續印人傳》稱其具四美焉。族之先哲以畫名世者，代有其人。誦讀之餘，因喜習繪事。”

《歙潭渡黃氏先德錄》：“次蓀太史，諱崇惺，原名崇姓，字麀士，號次蓀，真民先生孫。幼穎異，從父雨墩司訓鍾愛之。長遭兵亂，時同族虎卿觀察任漢黃道，客漢臯。旋中咸豐辛亥浙榜，同治辛未授廬吉士，令閩中。先考鞠如府君儒浙東，君迂道來拜，府君命余兄弟出謁。余方八齡，隨登婺州之八詠樓，指問林中紅葉，余舉唐人詩以對；又問草蟲，余稱蚱蜢，君笑曰：‘子知蚱蜢爲舴艋之諧聲乎？’余因曰：‘小船也，亦象形也。’乃大噱。明年爲敦請同邑程健行師教授，屢郵在閩中所著《勸學贅言》、《鳳山筆記》，及重刊《潭濱雜志》等書至。未幾卒于任所，歷任歸化、福清知縣，署汀州同知。有《二江草堂詩》、《草心樓題畫詩》，未及梓（按：《草心樓題畫詩》後刊于《美術叢書》）。家多藏書，旋亦盡佚。先是嘗擬修蓼莪堂譜，秋宜少尉亦欲與君輯嘉道以來里中軼事，以續《潭濱雜志》之後，又爲《思源錄》，以紀述先德之文，均有志未果。”

《民國歙縣志》：“黃崇惺，原名崇姓，字次蓀，潭渡人。幼穎異，長遭兵亂，客漢臯。咸豐辛亥浙榜舉人，同治辛未進士，歷任福建歸化、福清知縣，署汀州同知，所至有政聲。詩文皆雅健，著述甚富，多有關吾鄉掌故之作，其《鳳山筆記》專記太平軍入徽始末甚詳。同治中議修府志，崇惺作《郡志辯證》，訂道光志之失凡數十事，皆精確。又著有《勸學贅言》、《集虛齋賦存》、《文存》、《二江草堂詩集》、《草心樓讀畫詩》。”

公元 1872 年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 壬申 九歲

從歙程健行四子書及五經，粗具獨立思考能力。

與汪達川書：“回憶當髫年，程氏夫子昆仲館穀尊賤兩家私塾，時晤潭邸尊長訓迪，如在目前，忽忽數十年矣。”

北京時期殘稿：“余幼齡居城闔，盛暑恒苦炎熱，粗識之無，偶取唐人詩誦之，至‘修竹不受暑’之句，心甚愛竹。及‘落落長松夏日寒’之句，又兼愛松。一日課暇出郊垌，田家園林見修竹，余稱竹之美。有旁立者謂竹最可厭，根穿牆壁，能壞室宇，擬芟之。入山谷中，村舍環種松，青翠繞岡麓，余亦贊松之美。其主人曰：是柴木耳，祇供樵採，不合犁鋤之用，本無

足異。一言害，一言利，彼徒有利害之見梗于胸臆中，而昧于精神之愉快，不知松竹之真者也。人世極平常淡泊之境，庸俗之所厭棄而優雅之士樂之，非誇簡易，自安清靜無爲也。蓋一事一物之微，初無足觀，苟尋繹之，莫不各有至理所在，得其真趣。此中和之道，純任自然，非可矯飾爲之，古人探本原因，立以法，圖畫亦然。”

公元 1873 年 清穆宗同治十二年 癸酉 十歲

長妹生，早殤。

按：黃賓虹有妹三人，次妹乃耐、三妹□□（名未詳），生卒年不詳。《自撰年譜》載：“癸酉，長妹生，早殤。後生次妹，適鄭姓，爲婁鄭以續資所儲興小學。三妹適金姓。”從 1914 年 5 月爲祖母潘氏立碑之碑文可知次妹乃耐適鄭恒梓，三妹適金思步，詳 1914 年條。

父命臨摹倪易甫乙丑年所作《松菊圖》。隨父游覽杭州并寫生。

王譜：“按先生 1952 年口述云：‘家藏《松菊圖》爲金華老畫家倪易甫得意之作。余十歲時，奉父命臨摹至再，印象甚深。隨父游覽杭州西湖、吳山，嘗出手冊寫生。’”

在杭期間，得見王蒙山水畫，臨摹不倦。

王譜：“隨父游覽杭州，見王蒙山水畫幅，印象很深，臨摹無間斷。”

從父命，留杭州從應芷賓問業。

王譜：“從應芷賓問業，課餘常游覽山水，寫景以歸。（見先生口述事略學生筆錄）。”

公元 1874 年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 甲戌 十一歲

春返金華。讀族祖黃白山《字詁》，及黃春谷《夢陔堂文說》、《經說》，并開始學習刻印。

汪譜：“初讀黃生所著《字詁》，及黃承吉著《夢陔堂文說》、《經說》等書，自謂影響至深，頗得父母歡心。”

《歙潭渡黃氏先德錄》：“白山公諱生，字生父，庠名起溟，譜名曰琯，字扶孟，一字房孟。自以爲鍾靈秀于黃山、白嶽，因就己姓而號白山，別號冷翁，陶長公子。又夢中作黃山詩，醒而遺之，止記‘蓮花史’三字，又號蓮花外史。公生于明天啓壬戌，及崇禎癸未，年二十二，以諸生高尚不仕。康熙甲寅，耿藩之黨羅其熊，由饒至徽州，官軍與戰于績溪鞏嶺。寇至家破。丙辰又遭非意之累，借宅居外。自云拯溺者濡，因有‘公治師門雪，曾參母氏猜’之句。館吳蓉城司訓家近十載，後復以書招，謝未往。蔣太史超督學京師，客其幕二年，別去，書謝太史，且勸其休致。太史報書云：‘辱教，言言肝膈，倘我僥倖生還，當棄妻子入山學道，千秋